



琴台客棧  
彥火

## 金庸日譯本的出版

坊間系統翻譯出版金庸作品，還有日本和韓國的譯本。

日本是在1996年正式出版《金庸全集》的。日本最具規模的德間出版社，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，投入巨資出版日文版《金庸全集》。

我曾於1996年4月陪金庸到日本簽約。日本德間出版社的老闆德間康快先生，擁有包括電影、出版、報紙的综合大企業。

他們組織了日本一批漢學家翻譯，花逾5年時間出齊金庸作品，第一階段是先出精裝文庫版，再出平裝。

可以說，金庸創作的武俠小說在日本流行，主要得益於德間文庫出版社。

1996年春天，金庸親臨日本與德間文庫社長德間康快簽約，由此德間文庫買下了金庸作品日譯本獨家出版的全部版權。隨後，由早稻田大學教授、著名漢學家岡崎由美教授帶領一批漢學家進行翻譯。

領導金庸作品的日譯者岡崎由美教授，於1994年發表了重要學術文章《中國武俠小說講義》，其中有不少關於金庸的介紹，因而獲得德間出版社的聘任。

談及日本讀者對金庸作品的感受，岡崎由美表示：「金庸筆下的人物形象鮮明，多數都富有自己的特點，容易給人留下深刻的

印象。儘管日本讀者未必可以明白金庸作品中的諸多武功招式，但也覺得武功名稱富有詩意，相比武打場面的描寫，日本讀者普遍對金庸小說中的愛情故事更為感興趣。」

被問及金庸筆下的哪一本小說最受日本讀者歡迎，岡崎由美表示：「《神鵰俠侶》（日本譯名為《神鵰劍俠》）的銷售情況最佳，日本讀者亦對書中小龍女與楊過的師生戀反應良好。另外，《雪山飛狐》被日本武俠迷稱為『武俠小說的入門書』，而《射鵰英雄傳》則被日本讀者視為勵志之作。」

德間文庫從1996年出版第一部日文版金庸武俠小說到2011年的《鹿鼎記》，共出版了13部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其中包括五卷本的《射鵰英雄傳》、七卷本的《笑傲江湖》、八卷本的《天龍八部》和八卷本的《鹿鼎記》等。由此，日本也是世界上翻譯出版金庸武俠小說最多最全的國家之一。

（《走向世界的金庸》，之七）



●日文版《射鵰英雄傳》封面。（網上圖片）作者供圖



姚珏雅音  
姚珏

## 圈粉記

本周，由藝術發展局主辦的首屆香港演藝博覽正在火熱舉行，從周一到周五一連5天，其間將呈現超過60個表演項目，更有1,400多位來自超過6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藝術領袖和代表出席。這次演藝博覽的表演項目多元、跨界、創新，更希望廣邀天下客，為香港演藝交流合作平台樹立口碑，增加粉絲，是意在長遠的「圈粉記」。

「圈粉」是一個網絡流行語，指通過各種方式擴大自己在社交網絡上的粉絲群，當今的很多網絡經濟、流量經濟，都要建立在擁有大量的粉絲基礎上。因此，當今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通過文化藝術品牌去圈粉也是重要一環。

這次的演藝節目非常有新意，比如我和香港舞蹈團合作的大型舞蹈詩《快雪時晴》，把王羲之的書法、中國太極功夫，特別還有小提琴弦樂、科技多媒體藝術都融於一體，雖然跨界多元，但我通過演出感受到，各種元素在文化之根上都是相通的，不論書法、舞蹈，還有弦樂等演藝表現都是用氣。古人說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，文化提升的境界就是「氣自華」，我們用時代之新給觀眾傳遞中華文化之精氣神。再比如節目《琉璃之歌》，香港作曲家高世章和日本布景設計師松生紘子合作，聯手打造出了融合音樂、香氣和香水瓶的戲劇體驗。

要能夠爭取新一代的粉絲，需要為觀眾打造新的體驗，更需要從本地藝術中吸收能量，增加本地文化的包容

性和可持續性。比如本次演藝博覽的節目《浩浩傳奇》由來自重慶、現居香港的藝術家楊浩演出，他把舞蹈劇場、粵語棟篤笑和普通話脫口秀結合。而節目《撈鬆》則以原創音樂多種語言及方言輕鬆說香港故事，包括潮州話、台山話，還有我的家鄉話上海話。這其實也代表了香港文化的多元包容，但在藝術上又充滿新意，更易引起情感的共鳴。我也一直在本地文化中挖掘潛力，希望做到溫暖而創新。比如10月9日我率領香港弦樂團舉辦的《繁花樂韻》國慶音樂會就是這樣一種嘗試。我出生在上海，又在香港成家立業，更希望通過音樂把兩個城市文化連接起來。《繁花》是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攝的電視劇，也是滬港合作的典範，講述了上海的故事，裏面又有很多香港的經典音樂，我們把它創新編曲成了《繁花金曲串燒》進行世界首演，觀眾非常喜愛。另外，還演出了上海作曲家陳鋼老師的《紅樓夢小提琴協奏曲》，在香港首演這首曲子的管弦樂版，把熟悉的元素加以創新演繹，讓人耳目一新。

要真正地「圈粉」，一定要保持文化的活力、創新力，也要兼顧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。特別是要讓參與者能夠真正融入，保持長期的互動。我覺得演藝博覽是個很好的嘗試，未來還可以繼續豐富，特別是如何做好常態的流量經濟也是個課題。比如每兩年的演藝博覽是否有不同主題，兩年中是否舉辦一些定期小活動，演藝博覽如何帶動消費、如何打造演藝周邊經濟等都可以思考和發展。



水邊留痕  
少爺兵

## 同行相輕

中國有五大戲曲深入民心，筆者與不少香港人一樣，除了粵劇外對國家的京劇較為熟悉，因為有梅蘭芳先生的「旦角」享負盛名，加上一套電影《霸王別姬》，由於演員有紅透半邊天的張國榮（已故）、演技派的張豐毅、國際級導演陳凱歌，令香港人對京劇的印象最深；如今越劇出了陳麗君與拍檔李雲霄這對「頂流CP」，特別是被粉絲們稱為「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無雙」的女小生陳麗君，成功地引領較多年輕人進入劇場看戲曲！

誰是某種戲曲的傳承人？可說是各有所愛，亦各有看法；然而戲曲界裏有着「同行相輕」的情況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着，不是嗎？大家同是戲曲演員，卻從不提對方的名字，或互相幫忙一下，只認為自己劇團的就是最好，甚至是同唱或者演出一樣的劇目，對方就是不夠「咱們的好」，故意忽視不斷努力磨煉技藝的演員們，這操作及狹窄的胸襟，又如何能將戲曲更進一步地「發揚光大」下去？有戲曲界的前輩說：「思想比較保守的一代戲曲演員，總認為有些後輩是『技』不如她，可是時代不斷在變遷，很多事物早已不可『同日而語』！現今互聯網絡在飛速發展，戲曲演員就算被視為藝術家，新世代觀眾看得也如娛樂圈一樣，以顏值行先來看待演藝人，誰的演出表現使新生代觀眾有『共情感』，他（她）們就追捧誰！如豫劇的某位團長范勝男，由於樣子外形不被眾人看好，雖與家人都將財產體力灌注於豫劇的『發揚光大』中，可是來看戲的觀眾大部分是上了年紀的，為維持劇團的生存空間，范勝男更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搞網上直播帶貨，卻招來不少謾罵及閒言碎語的聲音，戲曲演員有多紅就有多黑料，就算有了流量和關注度，總有澱水不斷潑向他們，故此，戲曲要在演藝圈有翻身之路，依然漫長。」

縱然現在越劇有陳麗君和李雲霄等人不斷在推廣戲曲，吸引年輕的一輩，但由於陳麗君經常參與電視綜藝節目演出，亦屢被別有用心的人「帶風向」推至「風口浪尖」上；奈何仍有戲曲界的部分前輩的思維依然是「固步自封」，覺得「流量」不過是「一時」的光景，戲曲演員身份就應該「堅守」，跟以前的他（她）們一樣，使不少人搖頭嘆氣道：「今時不同往日了！」現時代「追星」的思維，跟以前不一樣啊！倒不如深思「眾志成城」這道理吧。



百家廊  
朵拉

## 蒙古包子

附近開了一家小餐廳，叫「蒙古包子」。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作協邀請去蒙古采風的時候，天天給我們吃烤牛羊肉、牛羊肉湯、牛羊肉腸、水煮牛羊肉、燉牛羊肉，連蒙古最古老、最傳統、最高規格的招待貴賓的烤全羊也上來了。所以就算有包子，也一定是牛羊肉餡的。

這都不是問題，問題是我不吃牛羊肉。如今要去任何地方旅遊，全都不是問題，早就已經來到一個無論誰都可以飛的時代。當初卻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先從檳城飛到吉隆坡，再飛北京，然後繼續前行，沒有高鐵，於是飛機火車巴士，長途跋涉，一路風塵，好不容易抵達蒙古。蒙古美景卻不負我們日夜兼程，戴月披星。

永遠歷歷在目，無法遺忘的大草原，中學時期讀到出自南北朝時期流傳的民歌《敕勒歌》，一詞嚮往，來到草原，真的就是詩中描繪的「天蒼蒼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。白雲藍天，蒼遠遼闊，碧綠草原，浩瀚無垠。極目眺望時，天野相接，廣袤壯麗，一望無際，風吹拂過豐茂的草原，露出遍佈的羊群。這幅景色過於誘惑，沒有認真思索和慎重考慮就答應去騎馬。第一次騎馬經驗叫「剎那永恒」。恐懼戰慄駭怕都不足以形容，從此成了唯一一次空前絕後的「不朽」體會。之前在照片和電影裏見別人在馬上英姿瀟灑，以為自己上去就變成那樣一副快意江湖的灑脫不羈俠女模樣，不料一上馬，兩腳剛夾緊馬腹，馬兒便「盡情」向

前狂奔，完全失去控制。想像在草原上的馳騁，在現實中完全相反。大太陽下涼快的風吹過馬上的人，毫無飄逸自在的優雅姿態，臉上的惶恐和驚慄，幸好沒有留影。一心只想什麼時候快點讓我下馬吧。終於抵達終點，下來按胸喘氣慶幸五臟六腑猶在，心驚膽顛到最後，連蒙古到底是否有羊肉包子也忘了。

提到包子，一般都要說起山東。但蒙古包子的名字太特別，要說的應該是包子，結果說了那麼長的蒙古。可見蒙古之行的回憶還是挺深刻的。特別喜歡包子的人，尤其在下雨天，半路遇到包子店，一定要買幾個回家。蒸籠蓋一打開，裊裊輕煙徐徐迴旋上升，香味立馬撲鼻而來，給我心曠神怡的溫暖感覺。在所有感覺記憶中，氣味是最不容易被忘記的。這是倫敦大學神經生物學家傑伊·戈特弗里德領導的科研團隊經過實驗發現的。對食物的喜愛不僅是味覺上的快樂，更是心理和情感的體驗。通常能夠引發愉悅感的食物，肯定與當時歡欣的心情相關。

那是極少外食的年代，想要吃什麼都得靠自己動手烹煮，所有與包子相關的回憶都發生在家裏的餐桌上。曾經花錢去學烹飪。學習課程包括製作蛋糕、西餅、麵包，甚至煮菜都去上過課。因此兩個女兒的童年日子是在品嚐媽媽的烹飪手藝中度過的。不要小看烹飪這回事，也不需要羨慕，因為煮吃也有失敗

的時候，包子發不起來，扁且硬，又捨不得丟掉，只好請女兒幫忙，吃過無數次失敗的包子以後，她們建議媽媽放棄包子。況且我對外皮過於柔軟的包子並不欣賞，心目中理想的包子皮，入口感覺必須細膩有彈性，Q韌且不可過於軟糯。再加上不吃過鹹過甜的食物，對包子內餡也有強烈的個人要求。最合口味的當然就是自己手作，自己調味。

成功做出心中所愛的喜悅是外人沒法體會。可惜時光飛逝，一個眨眼，兩個女兒都出去讀大學了。疫情過後，速遞物流通行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，市場上突然多出不少家庭製作的包子，只要電話下單，就可配送到家。

本來說電子科技進步，手機網絡發達是為了節省時間，然而大家卻都時間不夠用，似乎多數人都不在家裏吃飯，漸漸地，發現住家周圍愈來愈多新開的餐廳。蒙古包子店就是這時候開的。

蒙古有包子嗎？既然人到蒙古沒吃過，那麼就上網去搜索。一看，還有配圖，原來跟小籠包類似，又稱「蒙古蒸餃」。包子皮由麵粉、水和成，與漢族的包子不同，包子皮的麵粉不加酵母（叫「死麵包子」）。餡料一般是牛肉、羊肉、香茅，或其它蔬菜。包好的包子蒸熟後即可食用。包子是蒙古新年的傳統食品之一。正要找個時間去嘗試，路過時發現招牌拉下了，這「蒙古包子」難道是為了讓我寫這篇文章而開的嗎？



爽姐私語  
林爽兒

## 再踏台板

聽花旦麥文潔的藝學入行故事，其間也看到她的心態轉變，她告訴我1991年返遂溪縣粵劇團做花旦，那是課程學完後正路的分配工作，她必須遵守規則，但她坦白地說不喜歡在小地方，覺得沒有發展，她說在小地方當正印花旦，不如去大劇團當梅香，起碼可以出去見下世面，看多些、學多些。

所以，1992年她便離開遂溪縣粵劇團，這樣的決定讓她碰到另一個機會，是當年湛江粵劇團的團長孔雀屏把機會給了她，讓她到團裏學習體驗，她滿心感謝在團裏參與了很多不同的劇目、角色演出，只要派到角色便演。在劇團演出了4年是吸收期，令演出生涯增添了非常豐富的經驗，直至1996年才轉去廣州紅豆粵劇團。當時廣州紅豆粵劇團的正印花旦蘇春梅離開，團長歐凱明邀麥文潔加入，並代替蘇春梅的位置，可想而知文潔有多幸運。就這樣一直至2001年再重返湛江粵劇團，到2012年來香港為止！那時候她一直當正印花旦，和愛人梁兆明並肩合作。

其實，在2007年大仔出世後，麥文潔把重心轉移到家庭照顧兒子，減少了演出工作而當藝術室主任。有了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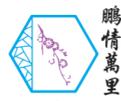
子加上兆明為演出忙，於是減少演出。在2012年來了香港生活，小兒子也出世了，嚮往家庭生活她便決定做一個照顧3個男生的主婦！

文潔記性好好，這也是當戲曲表演者的優點，真的要記性好，否則怎能演幾小時的一齣戲，通通把劇本都背下來。

來了香港兆明在粵劇團很快便被接納，觀眾更喜歡這位文武生在藝術方面的表現，加上他平易近人的性格，更加得到粉絲的青睞。但文潔只做背後的女人，之前一直沒有亮相、沒有跟兆明出現在任何場合。直至兩個孩子長大了，她才可以慢慢地放心，才偶爾會出來露下面！今番因為答應演出為紀念師傅林錦堂，她覺得是應該重視、應該參與的，這才重踏台板！而且經我向她反映觀眾的評核，對她一力的稱許，她笑言有機會也會再演，再考考自己的能力是否能有效地提升！



●喜見梁兆明與麥文潔夫婦，機會難逢定要合照留念！作者供圖



騰情萬里  
趙鵬飛

## 婚姻裏的勢均力敵

許知遠最新一期《十三邀》對話曾孝謙，令人意外的是，引起巨大關注和討論的，反倒是一直隱匿在這位成名已久的博物畫家身後的妻子，張贊英女士。

我很喜歡曾孝謙先生的科學畫集，也因此一度癡迷雲南，甚至想要搬去那裏生活。在他靈動的筆下，科學精神和藝術內涵，在一株株形態豐富飽滿的植株，和一隻一隻色彩斑斕的鳥雀中，恰如其分地神形兼具，撲面而來的是勃勃生機，很容易勾引起前一趟去雲南時的鮮活體驗：鑽在香格里拉的叢林裏，松脂的香味濃烈醒神。運氣好，扭頭就能瞥見松針下剛露頭的一窩雛雞。在雙廊鎮的農貿集市上，沾着濕潤紅泥的青頭菌，看着就讓人流口水。昆明斗南花市外的街巷裏，買蘭花種苗的山民，水靈靈的花頭上，還停着一隻翅膀微微顫動的蝴蝶。

能將科學專業的植物繪圖，用寫實和絕美以驚艷的方式呈現出來，這背後長期細緻入微的專注、遠超常人的付出都難以想像。果然，在畫家潑灑才華享受讚譽的背後，是極少被外界提及的妻子，數十年間一力承擔了家庭的所有

繁瑣細碎，以及日常工作、生活的有序維持。在大多數人慣常的認知裏，一句與有榮焉的「賢內助」，便是這位默默無聞奉獻一生的妻子，所能得到的最好讚美。鏡頭裏，張贊英毫不掩飾對丈夫畫作上的癡愛，但當許知遠問她：「下輩子碰到曾老師，還跟他過嗎？」張贊英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不過，絕對不過。好委屈啊。」之後，便是長時間捂臉痛哭。她也曾是一個懷揣夢想的女子，也曾被父母在事業上期待過。

我想起此前參加一個文學活動，跟一位非常知名作家的遺孀相鄰而坐。她80多歲了，眼睛不好，全程都戴着一副墨鏡。做記者的習慣，是跟對方交流時要看着對方的眼睛。而墨鏡像一道黑色的簾子，橫陳在我和她的對話之中，以至於我始終無法確定，她對於我拋出問題的真實態度。我只是觀察者，活動現場的大部分人，聽到介紹她的頭銜時，投來的目光裏多是驚異和艷羨。名人丈夫已逝，殘留在世間的光環依舊照耀着她，也一如既往地遮蔽着她。

整個晚上，在各方預期的目光裏，她始終優雅含蓄地微微點頭，或者得體地端坐着，像一

座戴着別人銘牌活着的雕塑。

婚姻裏的雙向成就並不多，即便是被奉作典範的錢鍾書和楊絳，也是在楊絳包攬家務之餘，向歲月綿長爭取之後，才得以在廚房與廳堂之間，開創了屬於自己的事業。與梁思成的婚姻裏，才華斐然的林徽因，在洗完衣服做好飯後，才能擠出時間釋放出對於建築和文學的熱忱。否則「梁思成無法抽出身來再去搞營造學社的工作。營造學社那個時候還有一點條件出去考察，所以如果她不承擔這些，梁思成更走不出去了。」（梁思成林徽因外孫女于葵語。）

相較之下，楊絳和林徽因確實還是要比張贊英幸運，至少，她們都沒有失去大部分的自己，在婚姻裏竭力做到了勢均力敵。不過，我想，中國男人多半應該都是喜歡《浮生六記》裏的芸娘，來做妻子吧。

在看這一期節目時，不時有弹幕替張贊英感到難過，付出一生成就丈夫「中國植物畫第一人」美譽，居然連個「百度百科」也沒有。在結束這一篇文章之前，我特意去搜了一下，張贊英的百度百科已經建立起來了，雖然寥寥幾行，也總算是查有此人。



路地觀察  
湯禎兆

## 深圳品牌

重陽節上了深圳輕鬆一下，幸好避過了過關的人潮，加上重陽節不是內地假期，所以一切還好。而且近年大家都習慣了，只要是香港公眾假期，在深圳任何消費均需要預約，否則只會自討沒趣，打亂了所有的安排罷了。

我對一些品牌愈來愈有好感，逐漸也成了出遊的首選。正店就是「木棉花」的品牌，在深圳各區均不難找到，它的基本設施深得我心——尤其大堂的書店設計，特別合我脾氣。有時候沒空安排去任何書店，但下榻木棉花，晚上回來還可以悠閒地在大堂看書——更為甚者，我發現木棉花的選書人是伯樂一名，眼光獨到，挑選的常有角度及眼界；由衷而發，近年已甚少買實體書，一來遇上心頭好，多選購電子版，既方便又環保；此外也善用大學及公共圖書館，恰當地運

用公共資源。但每次到木棉花，我仍會看到有書想買——這已屬十分難得的選書陳設眼光了。此外，今次入住時，前台服務人員看到網上沒有預約早餐，更立即主動免費提供，這種服務態度當然絕不是在香港可見的。

另外，近年港人流行在深圳光顧海鮮自助餐店，貪其一站式包羅萬有云云。我自己則稍有保留，正如十年前大行其道的大漁日本料理魚生及鐵板燒自助餐，初次嘗新也無不可，但自助餐收費對用料水平一定有限制，或許自己早已進入重質不重量的年紀，所以也甚有保留。海鮮店的品牌中，「79號漁船」始終最有保證，而且同樣在深圳各區都有分店。以特別貨色來說，價錢不一定較香港便宜；但其他而言，則仍屬香港半價的水平。且一旦對比起來，「79號漁船」的海鮮貨色，性價比就甚有保證，此所以通常也不作他選。